

不許出界外



重刻護法論題辭

蘇州開元住持煥翁禪師端文不遠千里而來請曰
 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
 殿大學士丞相張商英所撰其弘宗
 盡矣昔者閩僧慧欽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
 實為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
 不傳也復冷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為序其首簡
 序曰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冲澹
 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
 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

蘇與切先
上聲野火也



護法論

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奈
何太樸既散誕勝真滴管管逐物唯塵緣業識之趨
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煙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迫入
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
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
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為
驅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穩其願幸孰加
焉不深德之及從而詆斥之是猶挾利劍以自傷
初何損於大法乎人心顛躓莫此為甚有識者莫之
復體如來慈憫之心而護法論亦不容弗作也嗚呼

言以言如法東觀心休也事理其可嗚呼

斧鑿小罪然鎔之以斧或切于改
如足履之也

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
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為治者亦因時而馭變
焉成周以降昏闇邪僻翕然並作縲紲不足以為囚
斧鑿不足以為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
暴彊聞之赤頸汗背逡巡畏縮雖蟻蟻不敢踐履豈
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抑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
此猶言其痛也其上焉者炯然內觀匪即匪離可以
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奈
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
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為釋氏之徒告焉棟

卷八 張南史

宇堅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
 衣之士盍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
 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毗尼不守馳騫外緣者是自壞
 法也增長無明瞋恚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
 自毀而後人毀之尚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
 為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禪師豫章
 人知寶太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遇此
 病涉者梁之途齟齬者境之枯骨暴露者掩之由衢
 之天寧遷住今刹首新戒壇授人以戒俾毋犯國憲
 其應機設化導民為善致力於佛法者非言辭可盡

一正位一說道

也今又刻此論以傳誠無媿於有道沙門者矣洪武
 七年秋九月九日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序



重刊護法論序

西方聖人之設教也先之以五戒十善次之以六度
萬行終之以三德四智其所以權輿斯道固有顯密
頓漸之不同然極乎一真之妙則功超脩證理絕名
言振天地而獨存亘古今而不異者矣世之論者或
指浮圖氏徒善為罪福報應之徵地獄輪迴之變以
恐動愚俗遂以其誕而詆之嗚呼何自欺之甚歟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書曰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斯不為罪福報應
之說乎傳曰為不善於幽冥之中鬼神得而誅之又

曰死于此者則生于彼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斯
不為地獄輪迴之說乎特經傳之言微發其端蓋欲
使人自解頤不若佛書之詳且備也謂其不言可乎
謂其無此理可乎竊嘗考之吾佛聖人弘範三界其
救弊於世教者功亦大矣因果明而使民格非遷善
齋戒脩而使民謹行潔身至於行施而不貪忍辱而
不怨衣弊垢而不奢履榮名而不矜雖強戾鄙齷之
夫聞是說者莫不信而遵之况明智之士乎夫民能
格非遷善則奸偷之俗淳矣能謹行潔身則清靜之
化成矣不貪不怨則鬪諍息不奢不矜則廉讓興迺

若空寂無為之理而由是而臻其極焉與自大法東
被二千餘載攘斥之者從古無有唯韓氏歐陽氏最
後出而力拒我然皆不能博極吾佛之言與道其所
爭者止於教所攻者止於跡耳故卒無以厭服天下
識者之心獨隋之王通唐之裴休李翱梁肅柳宗元
諸賢起而大暢玄旨於是議者少戢至宋周惇頤司
馬光趙抃揚億黃庭堅呂祖謙以及三蘇二程諸子
皆所以深究而服膺者也其見於成書則李純甫之
鳴道集說張夫覺之護法論尤極精微卓然有功於
聖學者明矣近代如趙孟頫袁桶虞集幹性黃潛諸

公亦皆潛心此道而於操觚立論辭益勝理益明隱
然吾法之長城也今我

皇明混一海內崇尚真乘度越前古祝佛則有祿樂
之章尊僧則有統教之號其日善世利國其日慈
昭信共然為一代盛典是知
聖心之所以行育黎庶而乘裕無疆者其為弘護之
隆有非言辭所能述也博學多聞之士奚可不鑑而
擇焉雖然吾佛以慈忍力行方便智毀譽等觀同為
梵行是讚亦護也謗亦護也庸何傷於大法乎今吳
開元住山端文禪師有學行能以誠感人謂天覺此

論焉於護法而有補治化世不可無也其來金陵善
 士將智運契其一言之誨即施金重勒是論即行甲
 方其存心亦可謂仁矣文師來徵余言因略陳吾佛
 之法與儒典並用而不悖者如此且俾後之君子忘
 言而契道則於是論亦必有所取焉故不辭而為之
 序洪武七年歲在甲寅長至日杭州府靈隱禪寺住
 山沙門釋豫章來復序



重刊護法論叙

心者萬法之宗也得之則為聖為賢失之則為
 狂為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得之所以制
 禮樂明氣節倫建皇極敷政化以人道設教治世
 之聖人也吾佛得之所以列五戒分十善標六
 度張萬行教人習而行之以治其心心至則淵
 虛炳渙湛然寂然空而不空曰真空有而不可
 曰妙有可以內須彌于芥子擲大千于方外以
 神道設教治出世之大聖人也昔有摺紳先生
 謂佛西方之教不宜施之中國著書而排之吁

是亦惑之甚矣教云凡有心者皆當成佛未嘗
有方土之分原夫佛之出于世也豈有他哉為
度羣生故也羣生業累紛積沈溺苦海微佛孰
能使其超彼岸哉是故佛者苦海之舟航也及
其將入滅也以其法付諸王臣蓋欲久其傳也
由漢迄今其教法與德道並行于天下千三百
餘年矣中間滅者數四皆不久而復興豈非願
力洪廣天人叶贊而然與宋丞相張商英嘗曰
吾因學佛而後知儒念世之學者未讀數十卷
書輒以排佛為急務作護法論極其闕辯後之

讀其書者胸中之疑渙然冰釋予謂此書流傳
非唯有功于釋氏而於世之學者亦有功焉三
衢天寧長老端文憫其書版磨滅募緣重刊以
大明皇帝詔文揭之于前宋學士鍾嶺會記系之
于後同垂于無窮裨天下後世知我
朝君臣道契護法之心炳焉如日豈不張商英而
已邪所謂吾佛以法付諸王臣不其然乎文字
燦張豫樟人也學通內外凡可以利益於人者
無不為之屬予以叙因得以發其緒餘洪武壬
子孟冬十一日天台松雨齋沙門原旭叙



分三段
段大明皇一及鬼神月ヲ叙

中書省洪武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欽奉

聖旨朕觀二儀有象覆載無窮凡中國之人及化外
之夷獲安於世者莫非陰陽為之表裏何為陰
何為陽上至天子大臣下至庶民凡生天地間
能動作運用者此之謂陽天子郊祀天地祭嶽
鎮海瀆諸侯祭境內山川庶民祭祖宗皆求其
神有名無形有心無相此之謂陰故中國與化
外之人所敬之心則同所祀之禮則異觀自古
至今相傳祭祀鬼神之事豈不重乎然事鬼神
必有禮有時母犯分母越禮母非時母昧於鬼

神若昧於鬼神則為鬼神亦難矣且聰明正直
變化不測之謂神禍福所施必不以親疎而異
但世人愚而且貪欲心浩大遂至犯分越禮不
知以敬求神在於有禮有時也朕本農夫幼託身
佛門忽經大亂不得已而從戎茲二十年矣向與群
雄並驅之時務在操兵整隊救民於彷徨之中
今禍亂已平天下已定未嘗朝僧暮道妄祀鬼
神有所祀必以禮有所祭必以時尚慮軍民身
經太難凡死者或遭兵刃或陷水火或迫於危
急而自縊投河或潛入山林而蛇傷虎咬或值

天災而殞滅或因互鬪而殺傷或為國宣力而
殞命或思父母妻子因疾而亡身凡此諸等死
者或滿門滅絕無祭無依或雖有眷屬不能顧
念或間有父母妻子因兵流離生者未安死者
誰為之祭朕以已心度之此等鬼魂遇天陰時
莫不呻吟於風雨之間遇晴明時莫不悲啼於
星月之下或因生前作惡留連於冥冥中無由
自脫又如我朝大軍征討四方遠入他境或餓
糧不繼一時手刃平民或愚壯之軍無故焚燒
房舍殺害老幼殘疾致惹重懲有累身後朕今

言

言

因死者恐不得生天生者恐有冤報故作一大善
佛事為死者起昇生者解冤以此于求於
佛今臣民將以為帝王之道但理見在何求過去果
有此言莫不善乎然吾觀古書孔子有言西方
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
行則

佛者豈特中國所敬雖化外尤尊洪武五年正月十

五日朕於鍾山前蔣山寺奉

佛供僧實不為已假若朕為已求福福必不至何也
蓋帝王設施皆出臣民之力已無勤勞之資若

以財力而求福於一已可乎今特為死者起昇
生者解冤吾不昧於

佛專以禮以時香華燈燭莊嚴素供朕躬率先僧臣
參禮此之謂禮今區宇平定亂極而治故為生
死者多方以解冤憇此之謂時吾之不昧於

佛者如此爾諸臣民凡有自知所作之非趁此大齋
洗心格慮素齋一月至日各於家門望

佛遙拜以祈懺悔庶資
佛力證成善果欽此都省合行出榜曉諭天下官民
士庶人等遍行通知須至榜者

謹去論

護法論

大丞相無盡居士張南英述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為道耶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為道耶則曰死可矣是果求聞何道哉豈非大覺慈尊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也不然則列子何以謂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學孔子者也而遷迷此說信不誣矣孔子聖人也尚尊其道而今之學孔子者未讀百千卷之書先以排佛為急務者何也豈獨孔

論語注本卷之五

子尊其道哉。至於上下神祇無不宗奉。矧茲凡夫。輕恣毀辱。自昧已靈。可不哀歎。韓愈曰。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憚而輕為之哉。蓋為史者。採摭人之實迹。尚有刑禍。况無故輕薄。以毀太聖人。哉。且茲人也。無量劫來。沉淪諸趣。乘少善力。而得此身。壽夭特未定也。縱及耳順。縱心之年。亦暫寄人間耳。以善根微劣。不能親炙。究竟其道。須臾老之將至。為虛生浪死之人。自可悲痛。何暇更縱無明業識。造端倡始。誘引後世。闡提之黨。背覺合塵。同入惡道。罪華。厥身可不慎哉。且佛何求於世。但以慈悲廣大願。

力深重哀見一切眾生往來六道受種種苦無有已時故從兜率天宮示現淨飯國王之家為第一太子道德文武端嚴殊特於聖人中而所未有於弱冠之年棄金輪寶位出家修道成等正覺為天人師隨機演說三乘五教未後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為教外別行更相傳授接上根輩故我本朝太宗皇帝之序金剛般若也則曰歎不修之業薄傷強執之愚迷非下士之所為豈淺識之能究大哉聖人之言深可信服一從佛法東播之後大哉教乘無處不有故余嘗謂欲排其教則當盡讀其書深求其

理據其不合吾儒者與學佛之見質疑辯惑而後排
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妄排之則是斥鷃笑鷓鴣朝
苗輕松栢耳歐陽脩曰佛者善施無驗不實之事蓋
亦未之思耳嘗原人之造妄者豈其心哉誠以凋急
飢寒苟免患難而已佛者捨其至貴極富為道忘身
非飢寒之急無患難可免其施妄也何所圖我若以
造妄垂裕其徒凡夫尚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而佛
豈不知耶古今世人有稍挾欺給者必為衆人所弃
况有識之賢者乎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裨其
佛教綿亘千古周市十方天龍神鬼無不傾心菩薩

論語

羅漢更相洪化職此論之有詐妄心者求信於卑凡
下愚尚不可得况能攝伏於具神通之聖人哉經云
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又云諸佛如來無妄語者信哉斯言明如皎日孟子
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余則曰誦佛之
言行佛之行是佛而已矣何慊乎哉佛祖修行入道
蹊徑其捷如此而人反以為難深可憫悼擬其樞要
戒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落三塗若能定力決
定功超六欲若能定慧圓明則達佛知見入大乘位
矣何難之有哉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其是之

獲去論

卷一

譚乎韓愈與大顛論議往復數千言卒為大顛一門
曰公自揣量學問知識能如晉之佛圖澄乎能如姚
秦之羅什乎能如蕭梁之寶誌乎愈曰吾於斯人則
不如矣大顛曰公不如彼明矣而彼之所從事者子
以為非何也愈不能加答其天下之公言乎佛豈妨
人世務哉金剛般若云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
法維摩經偈云經書呪禁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
事饒益諸羣生法華經云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傳大
士龐道元豈無妻子哉若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則
便能轉識為智猶如握土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

一切世法無非佛法若能如是則為在家菩薩了事
凡夫矣豈不偉哉歐陽脩曰佛為中國大患何言之
甚歟豈不尔思凡有害於人者奚不為人所厭而天
誅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桀紂為中國天子害
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况佛遠方上古之人也
但載空言傳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偃風之草苟非大
善太慧太利益太自緣以感格人天之心者曷克尔
耶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誠哉是
言也謗佛法則是自昧其心耳其心自昧則猶破瓦
不復完灰不重木矣可懺悔哉佛言唯有流通佛法

是報佛恩今之浮圖雖千百中無一能髣髴古人者
豈佛法之罪也其人之罪雖然如是禮非玉帛而不
衰樂非鐘鼓而不傳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則佛法殆
將泯絕而無矣續佛壽命何賴焉濫其形服者誅之
自有鬼神矣警之自有果報矣威之自有刑憲矣律
之自有規矩矣吾輩何與焉然則是言也余至於此
卒存二說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
繫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
囑流通為念與之闊畧可也又曾逢原作郡時釋氏
有訟者閱實其罪必罰無赦或有勉之者則曰佛法

委在國王大臣若不罰一戒百則惡者滋多當今之
世欲整齊之捨我輩其誰乎余考二公之言則逢原
所得多矣其有不善者誠可惡也豈不念皇恩度
不與征役者人主之惠哉豈不念古語有云一子出
家九族生天哉豈不念辭親弃俗當為何事哉豈不
念光陰易往而道業難成哉豈不念道眼未明而四
恩難報哉豈不念行業不修而濫膺恭敬哉豈不念
道非我修而誰修哉豈不念正法將墜而魔法增熾
哉蓋昔無著遇文殊時已有凡聖同居龍蛇混雜之
說況今去聖逾遠求其純一也不亦難乎然念大法

法苑珠林

給

所寄譬猶披沙揀金哀石攻玉縱於十斛之沙沮
 金一山之石得寸玉尚可以為世珍寶也非特學佛
 之徒為然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况茲後
 世服儒服者豈皆孔孟顏閔者哉雖曰學者求為君
 子安能保其皆為君子耶歷觀自古巨盜姦臣強叛
 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士豈先王聖教之罪歟豈經
 史之不善歟由此喻之末法像教之僧敗群不律者
 勢所未免也韓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
 流入中國上古未曾有也自皇帝已下文武已上舉
 皆不下百歲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促陋哉愈之自

在位
 且天子

欺也愈豈不聞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
 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
 人也舜與文王皆聖人也為法於天下後世安可夷
 其人廢其法乎况佛以淨飯國王為南瞻部州之中
 而非夷也若以上古未嘗有而不可行則策尤韋叟
 生於上古周公仲尼生於後世豈可捨棄周之聖賢
 而取上古之凶頑哉而又上古野處穴居茹毛飲血
 而上棟下宇鑄燧改火之法起於後世者皆不足用
 也若謂上古壽考而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者竊
 鈴掩耳之論也愈豈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事

乎豈不知孫鮑淵冉伯牛之夭乎而又書無過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彼時此方未聞佛法之名自漢明佛法至此之浚二祖大師百單七歲安國師百二十八歲趙州和尚七百二十甲子豈佛法之咎也又曰如彼言可憑則臣家族合至灰滅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自他無間冤親等觀如提婆達多種種侵害於佛而終憐之受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禍福以為靈則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矣安得謂之太慈悲之父乎世間度量之人尚能遇物有容犯

而不按况心包太虛量廓沙界之聖人哉信與不信何加損焉佛者如大醫王善施法藥有疾者信而服之其疾必瘳其不信者蓋自弃耳豈醫王之咎哉夏虫不可語冰霜井蛙不可語東海吾於韓愈見之矣若謂事佛促壽則毀佛者合當永壽後世之人排佛者故多矣士庶不足道也如唐武宗會昌五年八月下旬廢教至六年三月初纔及半年而崩者此又何也如唐李白杜甫盧仝李翱之輩韓愈亦自知其不及矣然諸子亦未嘗排佛亦不失高名也衆人之情莫不好同而惡異是此而非彼且世之所悅者紛華

適意之事釋之所習者簡靜息心之法此其所以相
違於世也諸有智者當察其理之所勝道之所在又
安可不原彼此之是非乎林下之人食息禪燕所守
規模皆佛祖法式古今依而行之舉皆證聖成道每
見譏於世者不合俗流故也佛之為法甚公而至廣
又豈止緇衣祝髮者得私為哉故唐相裴公羨序華
嚴法界觀云世尊初成正覺嘆曰奇哉一切眾生具
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稱
法界性說華嚴經佛之隨機接引故多開遮權變不
可執一求也歐陽永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

其民蒙福如此永叔好同惡異之心是則是矣然不
能通方遠慮何其隘哉若必以結繩之政施之於今
可乎殊不知天下之理物希則貴若使世人舉皆為
儒則孰不期榮孰不謀祿期謀者眾則爭競起爭競
起則妬忌生妬忌生則褒貶勝衰則仇怨作仇
怨作則擠陷多擠陷多則不肖之心無所不至矣不
肖之心無所不至則為儒亦不足為貴矣非特儒者
為不足貴也士風如此則求天下之治也亦難矣佛
以其法付囑國王大臣不敢自尊也欲使其後世之
徒無威勢以自尊隆道德以為尊無爵祿以自活似

教法以求活乞食於眾者使其折伏僑慢下心於一切眾生又維摩經佛令迦葉前往問疾迦葉憶念昔於貧里而行之食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供負乞也肇法師注云迦葉以貧人昔不植福故生貧里若今不積善後復彌甚愆其長苦故多就乞食又曰見來求者為善師想什法師注云本無施意因彼來求發我施心則為我師故為善師想也不畜妻子者使其事簡累輕道業易成也易其形服者使其遠離塵垢而時以自警也惜乎竊食其門者志願雖劣不能及古人良可嘆也

且道民善世莫盛乎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乎涅槃者以此報恩德以此資君親不亦至乎故後世聖君為之建寺宇置田園不忘付囑也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名出四民之外身處六和之中其戒淨則福蔭入天其心真則道同佛祖原其所自之恩皆吾君之賜也苟能以禪律精修於天地無媿表率一切眾生小則遷善遠罪大則悟心證聖上助無為之化密資難報之恩則不謬為如來弟子矣苟違佛祖之戒濫膺素餐罪豈無歸乎上世雖有三武之君以徇邪惡下臣之請銳意剪除既廢之後

隨而愈與猶霜風之肅物也亦暫時矣如冬後有春
之譬欲盡滅草木者能使冬後無春則可笑苟知冬
後有春則何苦自當其惡而彰彼為善也於已何益
哉余嘗觀察其徒中間有碎柴捨富者俊爽聰明者
彼亦不知富貴可樂春色可喜肥鮮之甘車服之美
而甘心於幽深閑寂之處籬羨帝布僅免飢寒終未
能大達其道是必漸有所自得者歟議者深嫉其徒
不耕而食亦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豈不詳觀通
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以至山林江海之上
草竊莠先市鄽邸店之下娼優厮役僻源邪徑之間

欺公負取神祠廟宇之中師童巫祀者皆然也何獨
至於守護心城者而厭之哉今戶藉之民有犁鋤者
其亦幾何釋氏有刀耕火種者栽植林木者灌漑蔬
果者服田力穡者矣豈獨今也如古之地歲禪師每
自耕田嘗有語云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這裏種
田博飯喫百丈惟政禪師命大衆開田曰大衆為老
僧開田老僧為大衆說大法義大智禪師曰一日不
作一日不食為山問仰山曰子今夏作得箇什麼事
仰山曰鋤得一片地種得一畝粟為山曰子可謂不
虛過時光漸除禪師每集大衆栽松鑿茶洞山聰禪

法苑珠林

師常手植金剛嶺松故今叢林普請之風尚存馬釋
 氏雖眾而各止一身一粥一飯補破遮寒而其所費
 亦寡矣且其既受國息紹隆三寶而欲復使之為農
 可乎况其田園隨例常賦之外復有院額科數官客
 往來種種供給歲之所出猶愈於編民之多也其於
 公私何損之有余嘗疾今官有勸農之虛名而挾抑
 農之實惠且世之利用苟有益者不勸而人自趨矣
 今昔公營私者侵漁不已或奪其時耕種作不急之務是
 抑之也何勸之有今游惰者十常七八耕者十止二
 三耕者雖少若使常稔則穀粟亦如冰火矣近歲或

早或潦無歲無之四方之稼秀而不實者歲常二三
 甚者過半亦豈為耕者少而糧不足哉老子曰我無
 為而民自富苟無以致和氣而名豐年雖多耕而奚
 以為歲之豐凶繫乎世教意其天理亦自有準量欤
 歲常豐穀愈賤耕者愈少此灼然之理僧者佛祖所
 自出也有苦行者有密行者各人有三昧隨分守常
 德孜孜於戒律念念在定慧能捨人之所難捨能行
 人之所不能行外富貴若浮雲視色聲如谷響求道
 則期大悟而後已惠物則念眾生而不忘矣厭僧者
 其厭佛祖乎佛以持戒當行孝不殺不盜不婬不妄

常行

不茹葷酒以此自利利他則仁及含靈耳又豈現世
 父母哉蓋念一切衆生無量劫來皆曾為已父母宗
 親故等之以慈而舉期解脫以此為孝不亦優乎且
 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回銅山奚補於鏹亡金
 穴靡聞於長守余忝高甲之第仕至聖朝宰相其於
 世俗名利何慊乎哉拳拳繫念於此者為其有自得
 於無窮之樂也重念人生幻化不啻浮泡之起滅於
 茲五蘊完全之時而不聞道可不惜哉若世間更有
 妙道可以印吾自肯之心過真如涅槃者吾豈不能
 捨此而趨彼耶惡貧欲富畏死欣生飲食男女田園

貨殖之事人皆知之君子不貴也所貴也者無上妙
 道也或謂余曰僧者毀形遁世之人而子助之何多
 哉余曰余所存誠者佛祖遺風矣豈恤乎他哉子豈
 不聞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孰謂
 巾髮而娶者必為孝子賢人今世俗之間博奕飲酒
 好勇鬪狠以危父母者比比皆是也又安相形而不
 論心哉前輩有作無佛論者何自蔽之甚也今夫日
 月星辰雷霆風雨昭昭然在人耳目豈無主宰者乎
 名山大川神祇廟貌可謂無乎世間邪精烟精烟小小
 鬼神猶尚恪然信其是有何獨至於佛而疑之曠太

劫來修難行苦行成等正覺為聖中至聖人天法王
 明極法身充滿沙界而謂之無可乎哉大集經云南
 主天子問佛在世之日所有供養世尊是受者而施
 者獲福世尊滅後供養形象誰為受者佛言諸佛如
 來法身也若在世若滅後所有供養其福無異華嚴
 亦曰佛以法為身清淨如虛空雖然諸佛而名其道
 蓋善權方便接引之門耳若必謂之無則落空見外
 道斷見外道自昧自弃可悲也矣如雲門大師云我
 當時若見一棒打殺与狗子吃者此大乘先覺之人
 解粘去縛遣疑破執而已豈初學者可躡等哉此可
 語

與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語其教之興也恢洪之則有
 具神通之聖人信向之則有大根器之賢指以至天
 地鬼神之靈無不景慕豈徒然哉大抵所尚必從其
 類擬之必從其倫般若正知菩提真見豈凡庸之人
 所能睥睨哉故同安察云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
 者乎在聖則為大乘菩薩在天則為帝釋梵王在人
 則為帝王公侯上根大器功成名遂者在僧俗中亦
 必宿有靈骨負逸群超世之量者方能透徹故古德
 云聞而不信尚結佛種之因學而未成猶益人天之

梅師

福惜乎愚者昧而不能學慧者疑而不能至間有世
 智辯聰者必為功名所誘自竟辰焚膏繼晷皇皇
 汲汲然涉獵六經子史急目前之應對尚且不給何
 暇分陰及此哉或有成名仕路者功名汨其慮富貴
 蕩其心反以此道為不急固然置而不問不覺陰
 有限老死忽至臨危湊亟雖悔奚追世有大道遠理
 之如此也而不窺其涯涘者媿於古聖賢多矣既不
 聞道則必流浪生死散入諸趣而昧者甘心焉是誰
 之過歟昔哉瑋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
 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

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
 盡眾生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今有心憤憤口排排
 聞佛似寇讐見僧如虺虺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且
 佛尚不能化導無緣吾如彼何哉議者皆謂梁武奉
 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未足與議也國祚之短長
 世數之治亂吾不知其然矣堯舜太聖而國止一且
 其禪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
 天罪之歟自開闢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于此而
 國有遇難者何也唐張燕公所記梁朝四公者能知
 天地鬼神變化之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聖人

之徒也且聖者以治國治天下為緒餘耳豈無先覺
之明而慎擇可行之事以告武帝哉蓋定業不可逃
矣嗚呼定業之不可作也猶水火之不可入也其報
之來若四時之無爽也如西土師子尊者此土二祖
大師皆不免也又豈直師子二祖哉釋迦如來尚且
不免金鏘馬麥之報况初學凡夫哉蓋修也者改往
修來也且宿業既還已則將來之善豈捨我哉今夫
為女形者實劣於男矣遽欲奉佛而可亟變為男子
乎必將盡此報身而願力有待於世乎梁武壽高九
十不為不多以疾而卒不至大惡但捨身之謬以其

先見禍兆筮渾軋卦上九之變取其貴而無位高而
無民以此自卑欲圖弭灾名福者梁武自謬耳於佛
何有哉梁武小乘根器專信有為之果茲其所以不
遇達磨之太法也過信泥跡執中無權者亦其定業
使之然乎但聖人創法本為天下後世豈為一人設
也孔子曰仁者壽而力稱回之為仁而回且天食其
孔子之言無驗歟蓋非為一人而言也梁武之奉佛
其類回之為仁乎徒累兵至而集沙門念摩訶般若
波羅蜜者過信泥跡而不能權宜適變也亦猶漢
向詡張角作亂詡上便宜頗多譏刺左右不欲國家

興兵但追將兵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則當自消滅
又如後漢蓋勳傳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
亂隴右扶風宋梟為守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
學術故屢多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
使人知義此亦用之者不善也豈孝經之罪歟抑又
安知梁武前定之業禍不止此由作善以損之故能
使若是之壽也帝嘗以社稷存亡又近問於誌公公
自指其咽示之蓋識侯景也公臨滅時武帝又復詢
誌前事誌公曰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公滅後秦
勅造塔已畢武帝忽思曰木塔其能久乎遂命撤去

言法言

三五

改創以石塔貴圖不朽以應其記折塔總畢侯景兵
已入矣至人豈不前知耶如安世高弗法祖之徒故
來畢前世之對不遠千里自投死地者以其定業不
可逃也如晉郭璞亦自知其不免况識破虛幻視死
如歸者乎豈有明知宿有所負而欲使之避拒苟免
哉歐陽永叔跋萬回神跡記碑曰世傳道士罵老
云佛以神恠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向故僧尼得享
豐饒而吾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
有足采也永叔之是其說也亦小有才而未達通方
之大道者歟不揣其本之如此也神恠禍福之事何

法去命

三六

世無之但儒者之論文而略耳又况真學佛者豈以
 温飽為志哉本以求無上菩提出世間之大法耳且
 道士是亦弃俗人也若以出家求道則不以寂寞為
 怨若以圖舖毀為心則不求出離不念因果世間萬
 途何所不可哉或為胥徒或習醫卜百工技藝所沾
 負販皆可為也弃此取彼孰禦焉唐太宗方四歲時
 已有神人見之曰龍鳳之姿天白之表必能濟世安
 民及其未冠也果然建大功業亦可為大有為之君
 矣歐陽脩但一書生耳其修唐書也以私意臆說妄
 行褒貶比太宗為中才庸主而後世從而和之無取

議其非者嗚呼學者隨世高下而歐陽脩獨得專美
 於前誠可嘆也作史者固當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
 不隱故惡謂之實錄而修之編史也唐之公卿好道
 者甚多其與禪衲遊有機緣事跡者舉皆削之及其
 致仕也以木一居士而自稱何也以居士自稱則知
 有佛矣知有而排之則是好名而欺心耳豈謂其人
 正士乎今之恣排佛以沽名者亦多矣如唐柳子厚
 移書韓退之不須力排于教而退之集無答子厚書
 者豈非韓公知其言之當而默從之故不復與之辯
 論也近世王逢原作補書鄙我逢原但一孤寒庸生

耳何區區聞提之甚也退之豈不能作一書而待後
 人補也其不知量也如此蓋漢唐以來帝王公侯奉
 佛者不可勝計也豈害其為賢聖哉余嘗謂歐陽脩
 曰道先王之言而作囂訟匹夫之見今匠人之善偏
 求其短以攻刺之者囂訟匹夫也公論天下後世之
 事者可如是乎甚哉歐陽脩之自蔽也而欲蔽於人
 又欲蔽天下後世幸其私臆之流言終必止於智者
 雖見笑於通方博古之士而未免誘惑於躁進狂生
 耳如斯人也使之侍君則佞其君絕佛種性斷佛慧
 命與人為友則導其友熒賊真性奔競虛名終身不

過為一聰明凡夫矣其如後世惡道何脩乎脩乎將
 謂世間更不別有至道妙理止乎如此緣飾此小文
 章而已豈非莊生所謂河伯自多於水而不知溟有
 海乎若也使其得志則使後世之人永不得聞曠劫
 難逢之教超然出世之法豈不哀哉岐人天之正路
 瞎人天之正眼昧因果之真教澆定慧之淳風無益
 於脩也余嘗觀歐陽脩之書尺牘謀以憂煎老病自
 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然若無容者觀其所由皆真
 情也其不通理性之明驗歟由是念之大哉真如圓
 頓之道豈僻隘淺丈夫之境界哉六道輪回三途果

獲去命

三十一

仙教

報由自心造實無別緣謂彼三途六道自然然而然者
何自弃之甚也一失人身悔將何及三界萬法非有
無因而妄招果苟不顧因果則是自欺其心自欺其
心則無所不至矣近世伊川程顥謂佛家所謂出世
者除是不在世界上行為出世也士大夫不知淵源
而論佛者類如此也殊不知色受想行識世間法也
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出世間法也學佛先覺之人
能成就通達出世間法者謂之出世也稍類吾儒之
及弟者謂之登龍折桂也豈其真乘龍而握桂哉佛
祖應世本為群生亦猶吾教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豈以不在世界
上行為是乎超然自利而忘世者豈大乘聖人之意
哉然雖如是傷今不及見古也可為太息古之出世
如青銅錢萬選萬中裁瓊枝寸寸是玉折旃檀片片
皆香今則魚目混珠薰蕕共困羊質虎皮者多矣遂
致玉石俱焚古人三二十年無頃刻間雜用身心念
念相應如雞伏卵尋師訪友心心相契印印相證琢
磨淘汰淨盡無疑晦跡齟光陸沉于衆道香果熟諸
聖推出為人天師一言半句權古騰今万里同風千
車合轍今則習口耳之學禪販如來披師子皮作野

言行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所守如塵俗之匹夫累無
媿恥公行賄賂密用請託劫掠常住交結權勢佛法
凋喪大率緣此得_{不為}兩寒心乎余嘗愛本朝王文
康公著大同論謂儒道釋之教必淺至深猶解一交
至於魯魯一交至於道誠確論也余輒是而詳之余
謂群生失真迷性弃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語以驅
其惑者藥也儒者使之末為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
道書使之日損損之又損者治血脉之疾也釋氏直
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疾也其無信根者膏
肓之疾不可救者也儒者言性而佛見性而儒者勞

計治國于天下
事者之云

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貪着而佛者解脫儒者謹諱而
佛者純靜儒者尚勢而佛者忘懷儒者爭權而佛者
隨緣儒者有為而佛者無為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
儒者好惡而佛者圓融儒者望重而佛者念輕儒者
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乱而佛者觀照儒者治外
而佛者治內儒者該博而佛者簡易儒者進來而佛
者休歇不言儒者之無功也亦靜躁之不同矣老子
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猶是佛家金鎖之難也同安察
云無心猶隔一重關况著意以觀妙乎老子曰不見
可欲使心不乱佛則雖見可欲心亦不乱故曰利衰

蓮去命

三

乙身云
如我子
如我子
如我子

毀譽稱譏苦樂八法之風不動如來猶四風之吹須弥也老子曰弱其志佛則立大願力老以玄牝為天地之根佛則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外無一法而建立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老以抱一專氣知止不殆不為而成絕聖弃智此則正是圓覺作止任滅之四病也老曰去彼取此釋則圓同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老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文殊師利則以身為如來種肇法師解云凡夫沉淪諸趣為煩惱所蔽進無寂滅之歡退有生老之畏故能發跡塵勞標心無上植根生死而敷正覺之華

蓋幸得此身而當勇猛精進以成辨道果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谷是故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老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釋則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老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釋則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老曰智慧出有大偽佛則無早清淨慧皆從禪定生以大智慧到彼岸老曰我獨若昏我獨悶悶楞嚴則以明極為如來三祖則曰洞然明白大智則曰靈光洞耀迥脫根塵老曰道之為物也唯恍唯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則務見諦明了自

肯自重者曰道法自然楞伽則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老曰物壯則老是謂非道佛則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以謂道無今古豈有壯老人之幻身亦老也豈謂少者是道老者非道乎老則堅欲去兵佛則以一切法皆是佛法老曰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佛則云信吾言者猶如食蜜中邊皆甜老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若據宗門中則勤而行之正是下士為他以上士之士兩易其語老曰塞其兌閉其門釋則屬造作以為者敗執者失又成落空老欲去智愚民復結繩

而用之佛則以智波羅蜜變眾生業識為方便智換名不換體也不謂老子無道也亦淺與之不同耳雖然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礪俗猶鼎足之不可缺一也若依孔子行事為名教君子依老子行事為清虛善人不失人天可也若曰盡滅諸累純其清淨本然之道則吾不敢聞命矣余嘗諭之讀儒書者則若趨炎附寵而速富貴讀佛書者則若食苦嚙澁而致神仙其初如此其効如彼富貴者未死已前溫飽而已較之神仙孰為優劣哉儒者但知孔孟之道而排佛者舜犬之謂也舜家有犬堯過其門而吠之是犬

護法論

不三

也非謂舜之善而堯之不善也以其所常見者舜而
未嘗見者堯也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
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闕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
校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
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
非比對明矣吳主大悅或曰佛經不當誇示誦習之
人必獲功德蓋不知諸佛如來以自得自證誠實之
語推已之驗以及人也豈虛言哉諸經皆云以無量
珍寶布施不及持經句偈之功者蓋以珍寶往相而
施止是生人天中福報而已若能持念如說是行或

於諸佛之道一言見諦則心通神會見謝疑亡了物
我於一如徹古今於當念則道成正道覺齊佛覺矣
孰盛於此哉儒豈不曰為其事而無其功者見未嘗
覩也或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語不云乎學也祿
在其中矣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書曰作善降祥
此亦必然之理也豈吾聖人妄以祿與慶祥誇示於
人乎或曰誦經以厭鬼神者彼將安用余曰子固未
聞財施猶輕法施最重古人蓋有遠行臨別不求珍
寶而乞一言以為惠者如晏子一言之諷而齊侯省
刑景公一言之善而蔡感退舍吾聖人之門弟子或

法論

三

公

問孝或問仁或問政或問友或問事君或問為邦有
 得一言長善救失而終身為君子者矣此止終身治
 世之語耳比之如來大慈法施誠諦之語感通八部
 龍天震動十方世界或向一言之下心地開明一念
 之間性夫朗徹高超三界頓脫六塵清涼身心剪拂
 業累契真達本入聖超凡得意生身自然無尋隨緣
 作主遇緣即宗先得菩提次行濟度世間之法復有
 過此者乎一切鬼神各欲解脫其趣其於如來稱性
 實談欣戴護持也宜矣又况佛為無上法王金口所
 說聖教靈文一誦之則為法輪轉地夜叉唱空觀四

三十一世一室一六一

天王天王聞已如是展轉乃至梵天通幽明龍神
 悅懌猶若綸言誕布詔令橫流寰宇之間孰不歛奉
 又况佛為四生慈父如父命其子奚忍不逆誦經之
 功其旨如此教中云若能七日七夜心不散亂者隨
 其所作定有感應若形留神往外寂中搖則尋行數
 墨而已何異春禽晝啼秋虫夜鳴雖百萬遍果何益
 哉余謂耿恭拜井而出泉魯陽揮戈而駐日誠之所
 感只在頃更七日之期尚為差遠十千之魚得聞佛
 号而為十千天子五百之蝠因樂法音而為五百聖
 賢蟒因修懺而生天龍聞說法而悟道古人豈欺我

哉三藏教乘者權教也實際理地者唯此一事實也
 唯佛世尊是究竟法而一切法者為衆生設也今不
 藉權教啓迪初機而遽欲臻實際理地者不亦見彈
 而思鴉炙乎此善惠大士所謂渡河須用筏到岸不
 須船也其不然乎佛法化度世間皎如青天白日而
 迷者不信是猶盲人不見日月也豈日月之咎哉但
 隨機演說方便多門未易究耳學者如入習射久久
 方中棗栢大士云存修却敗放逸全乖急亦不成緩
 亦不得但知不休必不虛弃又由樂天問寬禪師無
 修無證何異凡夫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着離此二

和四
 教一
 不

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着忘
 則落無明此為心要耳此真初學入道之法門也或
 謂佛教有施食真言能變少為多如七粒遍十方之
 語豈有是理余曰不然子豈不聞勾踐一器之醪而
 衆軍皆醉來巴一巵之酒而蜀川為兩心靈所至而
 無感不通況託諸佛廣大願力廓其善心變少為多
 何疑之有妙哉佛之知見廣大深遠具六神通唯其
 具宿命通則一念超入於多劫唯其具天眼通則一
 瞬遍周於沙界且如阿那律小果聲聞亦唯具天眼
 一通尚能觀大千世界如觀掌中况佛具真天眼乎

舍利弗亦小果聲聞爾於弟子中但稱知慧第一尚
能觀人根器至八千大劫况佛具正偏知乎唯其知
見廣大深遠則說法亦廣大深遠矣又豈凡夫思慮
之所能及哉誠以小喻大均是人也有大聰明者有
極愚魯者大聰明者於上古興亡治亂之跡六經子
史之論事皆能知至於海外之國雖不及到亦可觀
書以知之極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為
誕也一作自佛法入此之後間有聖人出現流通輔翼
誠接眾人耳目之所聞見者論之如觀音菩薩示現
於唐文宗朝泗州大聖出現於唐高宗朝婺州義烏

縣傳大士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生時有天竺
僧嵩頭陀來謂曰我昔與汝毗婆尸佛所同發誓願
今兜率天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命大士臨水觀形
見有圓光寶蓋大士曰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行道
之時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躰彌州
闍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
有兄万年父征遼左相去万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
早晨告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豐干禪師居常騎虎
出入寒山拾得為之執侍明州奉化布袋和尚坐於
於岳林寺而復現於他州宋太始初誌公禪師乃金

城朱氏之子數日不食無飢容語多靈應晉石勒時
 佛圖澄掌中照映千里鎮州普化臨終之時搖鈴騰
 空而去五臺鄧隱峯遇官兵與果元濟交戰飛錫乘
 空而過兩軍遂解嵩嶽帝受戒法於元珪禪師仰山
 小釋迦有羅漢來參并受二王戒法破隨墮之類皆
 能證果鬼神達磨大師一百五十餘歲滅於後魏孝明
 帝太和十九年葬於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
 回遇千葱嶺携一革履歸西而後孝莊聞奏啓墳觀之
 果只一履存焉文殊師利佛滅度後四百年猶在
 人間天台南岳羅漢所居應供人天屢顯聖跡汀州

南安盛主靈異頗多潭州華林善覺禪師武寧新興
 巖陽尊者俱以虎為侍後道宣律師持律精嚴感毗
 沙門天王之子為護戒神借得天上佛牙今在人間
 徽宗皇帝初登極時因取觀之舍利隔水晶匣落如
 雨點故太平盛典有御製頌云大士釋迦文虛空等
 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刹不分身玉瑩千輪皎金剛百
 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群倫皇帝知余好佛而嘗
 為余親言其事如前所披諸菩薩聖人皆學佛者也
 余所謂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攝伏於具神通
 聖人也釋有如弥天道安東林惠遠生肇融睿陳惠

榮隋法顯深法雲智丈之徒皆日記數萬言講則天
花墜席禪石點頭亦豈常人哉如李長者龐居士非
聖人之徒歟孫思邈寫華嚴經又請僧誦法華經呂
洞賓參禪設供彼神仙也豈肯妄為無益之事乎况
姦又夫敢恣毀斥但佛之言表事表理有實有權或
半或滿設漸設頓各有攸當苟非具大信根未能無
惑亦猶吾儒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春秋石言于
晉神降于莘易曰豕負塗載鬼一車此非神怪而何
孟子不言利而曰善政得民財於史受黃金此非利
而何蓋聖人之言後權適變有反常而合道者又安

可以前後異同之言議聖人也諸同志者幸於佛祖
之言詳披諦信真積力久自當證之方驗不誣天下
人非之而吾欲正之正如孟子所謂一薛居州獨如
宋王何余豈有他哉但欲以公滅私使一切人以難
得之身知有無上菩提各識自家寶藏狂情自歇而
勝淨明心不泛人得也吾何畏彼哉晉惠帝時王浮
偽作化胡經蓋不知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滅於
穆主五十二年歷恭懿孝夷厲宣幽平桓莊僖惠襄
頃匡定一十六王滅後三百四十二年至定王三年
方生老子過流沙時佛法邀被五天竺及諸鄰國著

聞天下已三百餘年矣何待老子化胡式且夏卿序
八師經曰小人不知刑獄之畏而畏地獄之慘雖生
得少欺於世死亦不免於地下矣今有久焉英雄氣
倣是以塗炭於人而反不敢為者以有地獄報應不
可逃也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之故皆不
敢自欺其心善護眾生之念若無侵凌爭奪之風
則豈不刑措而為極治之世乎謂佛無益於天下者
吾不信矣諒哉人天路上以福為先生死海中修道
是急矣有欲快樂人天而不植福出離生死而不明
道是猶鳥無翼而欲飛木無根而欲茂奚可得哉古

今受五福者非善報而何嬰六極者非惡報而何此
皆過去所修而於今受報寧不信哉或云天堂是身
造地獄非真說者何愚如此佛言六道而入天鬼畜
灼然可知四者既已明矣唯脩羅地獄二道但非凡
夫肉眼可見耳豈虛也哉只如神恠之事何世無之
亦史傳之載錄豈無耳目之聞見雖愚者亦知其
有矣人多信於此而疑於彼者是猶終日數十而不
知二五也可謂賢乎曾有同僚謂余曰佛之戒久不
食肉味不亦迂乎試與公詳論之雞之司晨猶之捕
鼠牛之力田馬之代步犬之司禦不然可也如猪羊

鵝鴨水族之類本只化庖厨之物首為不然則繁植
為害將安用哉余曰不然子未知佛理者也吾當為
子言其崖略章明較著善惡報應唯佛以真天眼宿
命通故能知之今惡道不休三塗長沸良有以也一
切眾生通相吞啖昔相負而冥相償豈不然乎且有
大身眾生如鯨鼈師象巴蛇鯢鵬之類是也細身眾
生如蚊蚋螭蝮蟻蚤虱之類是也品類巨細雖殊
均具一性也人雖最靈亦只別為一類耳儻不能積
善明德識心見道習習然以嗜慾為務成就種種惡
業習氣於倏尔三二十年之間則為彼何異哉且如

樓羅王展翅闊三百三十六萬里阿修羅王身長八
萬四千由旬以彼觀之則此又不直毫末耳安可以
謀畫之差大心識之最靈欺他類之欺小不靈而恣行
殺戮就只如世間牢獄唯治有罪之人其無事者
自不與焉智者終不曰建立郡縣設官置局不可閑
冷却須作一兩段事往彼相共開熱也今雖眾生無
盡惡道茫茫若無寬對即自解脫復何疑哉若有專
切修行決欲疾得阿耨菩提者更食眾生血肉無有
是處唯富貴之人宰制邦邑者又須通一線道昔陸
軍大夫問南泉云弟子食肉則是不食只是南泉曰

法苑珠林

四十一

食是大夫祿不食是之夫福又宋文帝謂求那跋摩
曰孤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可得如法也跋
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
令使人神悅和久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
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
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乎帝撫几稱
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
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由是論之帝王公侯有大
恩德陶鑄天下者則可矣士庶之家春秋祭祀用之
以時者尚可懺悔圓顯方服者承佛戒律受人信施

而反例塵俗飲酒食肉非特取侮於人而速戾于天
亦袈裟下失入身者是為最苦忍不念我吾儒則不
斷殺生不戒酒肉於盜則但言慢藏誨盜而已於媿
則但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已安能使人不犯哉佛
為之教則彰善癉惡深切著明顯果報說地獄極峻
至嚴而險詖強暴者尚不悛心况無以警之乎然五
戒但律身之麓跡修行之初步若升高必自下若陞
遐必自邇求道證聖之人亦未始不由此而入也至
於亡思慮泯善惡融真妄一聖凡單傳密印之道又
非可以紙墨形容而口舌辯也文章蓋也止是虛名

勢望驚天但增業習若此以定慧之法治本有之神
明為過量人超出三界則孰多於此哉士農工商各
分其業負富壽夭自出前定佛法雖亡於我何益佛
法雖存於我何損功名財祿本繫乎命非由謗佛而
得榮貴利達亦在平時非由厭佛而致一時之間操
不善心妄為口禍非唯無益當如後患何智者慎之
狂者縱之六道報應勝劣所以分也余非佞也願借
諸有志者皆塵合覺同底于道不亦盡善盡美乎或
有聞提之性根於心者必不取于是說余無恤馬
護法論終

大原府壽陽方山李長者造論所昭化院記元祐戊
申七月商英遊五臺山中夜於秘魔崑金色光中見
文殊師利菩薩懺悟時節擔窮學佛退而閱華嚴經
義疏汗漫因知統類九月出按壽陽聞縣東三十五
里有方山昭化院乃長者造論之所齋戒往謁焉至
則於破屋之下散秩之間得華嚴修行決疑論四卷
疾讀數紙疑情頓釋因詰主僧曰聖賢游止之地奚
其破落如此耶僧曰長者坐亡於此山久矣神之所
游緣之所赴年穀常熟而物不疵癘此方之人乃相
與腥羶乎方山之鬼莫吾長者之敬院以此貧吾惟

古之使者毀淫祀或至數千所即移移窆鬼祠置
 長者像為民祈福十月七日治地基八日白圓光現
 於山南於是父老扣頭悲淚曰不知長者之福吾士
 也請并院新之施心雲起不唱而和主僧伴圓來告
 太師曾公子宣聞其事謂商英曰子蓋發明長者之
 意而誌之使學華嚴者益生大信而知所宗則長者
 放光以累子也不虛矣商英曰蒙塞何足以知長者
 雖然嘗試以管窺之夫華嚴之為教也其佛與一乘
 菩薩之事乎始終一念也今昔一時也因果一佛也
 凡聖一性也十方一刹也三界一体也正像末了法

也初中後一祭也當處現前不涉情解以十信為入
 佛之始以十地為成佛之終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
 十地謂之五位六位具十者以十波羅蜜為主
 也凡五位之因果各五十加本位之五因五果為一
 百有十所以成華嚴世界之佛刹善財童子之法門
 華嚴世界一百一十而加一何也一者佛之位萬法
 之因也五位者所標之法也善財者問法而行之之
 人也五十三勝友者五十則五位也三則文殊普賢
 彌勒也此經也以毗盧遮那為根本智躰文殊為妙
 惠普賢為萬行方其起信而入五位也則惠為躰行

法苑珠林

卷之三

童子

為用及其行圓而八法界也則行為躰意為用躰用
 王參理事相徹則無依無修而佛果成矣故歸之於
 後佛弥勒十信以色為國者未離乎色塵也十住以
 花為國者理事開敷也十行以惠為國者定惠圓明
 也十回向以妙為國者妙用自在也種種名号者智
 躰之異名也觀其名則知所修之行矣種種莊嚴者
 性行之依果也觀其果則知所行之因矣大悲廣濟
 謂之海除熱清涼謂之月普雨法雨謂之因包含萬
 象謂之威嚴其上首謂之寶髻因果同時處世不染
 謂之蓮花摧邪見正而不動謂之幢悲智中道謂之

齋性願普薰謂之香無為而成者天也無方而應者
 神也無外而大者王也飛潛而兩者龍也處生死海
 而不沒者脩羅也搏根熟眾而生至佛岸者迦樓羅
 也凡乎聖乎疑而不可知者緊那羅也肯行匍匐讓
 恭利物者摩睺羅伽也守護伺察者夜叉也同乎惡
 趣而滅其貪苦者鳩槃荼也法音熾樂者乾闥婆也
 金為堅為堅為黃為白輪為圓為滿頗梨為瑩徹琉
 璃為明淨無垢謂之摩尼漉沉極溺謂之網高顯挺
 特謂之莖幹開敷覆蔭謂之華葉含育利生謂之宮
 殿觀照之根謂之樓閣無畏謂之師子起塵謂之臺

善言
 善言
 善言

謝出俗謂之比丘不鄺謂之居士長者同乎外道謂
之仙人婆羅門慈而無染謂之女以悲生智謂之母
此華嚴事相表法之大旨也至於一字含萬法而普
遍一切其汪洋浩博非長者孰能判其教扶其微乎
長者名通玄或曰唐宗子又曰滄州人莫得而詳殆
文殊普賢之幻有也以開元七年隱於方山去龕造
論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卒壘石葬于山北至清泰
中村民投石得連珠金骨扣之如廣以天福三年再
造石塔葬于山之東七里今在孟縣境上說者以伏
虎負經神龍化泉畫則天女給侍夜則齒光代燭示

寐之日飛走悲鳴白氣貫天此皆聖賢之餘事感應
之常理傳所謂修母致子近之矣今皆略而不書焉
年月日商英記

無盡居士護法之心可謂至矣於三教中皆有勸戒
然苦口者是良藥逆耳者是忠言其指實歐陽脩之
過者余知無他亦罰一戒百之謂也覽者宜悉焉南
州徐俯師川跋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蓋道者先天地生亘古今
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士苴以治天
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西方

或生於東美西夷^二雖殊方其得道之真若合符契^一
未始殊也佛者生於西方得道之真以治身以寂滅^二
為樂者也自得於妙有真空圓明廣大不可思議孔^一
子以謂佛為西方聖人孔子聖人也為萬世之師豈^二
虛語哉其尊敬如此學者學孔子者也孔子之言不^一
信反生謗斥與斥孔子何異此皆非吾徒也無盡居^二
士深造大道之淵源洞鑒儒釋之不二痛夫俗學之^一
蔽蒙不悟自己之真性在日用之間顛倒妄想不得^二
其門而入深懷憤嫉搖唇鼓舌專以斥佛為能自此^一
孟子拒揚墨之功俾後世稱之以為聖人之徒龍聾瞽

學者豈不欺心乎欺心乃欺天也則護法之論豈得^二
已哉觀其議論勁正取與嚴明引證誠實鋪陳祥備^一
明如皎日信如四時非胸中超脫該貫至道之要妙^二
何以臻此故能釋天下之疑息天下之謗實後學之^一
標準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其天^二
與佛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以異矣佛以戒定^一
慧為大道之太要吾儒所謂懲忿窒慾則戒也寂然^二
不動則定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慧也三者儒釋^一
豈不相同蓋方冊所載皆故人之糟粕若誦糟粕而^二
不識聖人之旨要與面牆者何異哉哉否壇之徒

得夫子之道者，類予一人而已。尚末達一間，靈山百萬徒衆，悟玄機者，迦葉一人而已。况望聖人數千載之間，聞其風，讀其書，咸欲造聖人之域，不亦難乎。宜其邪說橫議，興焉則護法之論確乎不可拔也。乾道辛卯六月望日，無礙居士南澗鄭璵德與序。無盡居士護法論諸方山昭化院記。師川徐公有跋，年祀浸遠，損失不全。今謹依延祐元年欽奉聖旨頒行善本，校證又獲無碍居士鄭公後序，方完其文，併錄撫州永安禪寺法堂僧堂二記，繡梓流通。結般若緣也。至正甲午仲春四明天寧釋士樛謹題。

撫州永安寺法堂記

臨川陳宗愈於永安常老會中，得大法喜，捐其家貲為建丈室，作修廊，方且鳩材以新法堂。而宗愈死，其二子號訴於常曰：吾先子之未奉佛也，安且彊，既奉佛也，病且亡。佛之曰：果可信邪？其不可信耶？常曰：吾野叟也，不足以譬乎。子第成父之志，而卒吾堂。吾先師有得法上首，無盡居士深入不二辯才，無礙隨順根性，善演音法堂，成當為子持書來，誨決子之疑。紹聖元年春，常遣明鑑至山陽，以書來言。曾子方以諫官召還，未暇明年，鑑又至京，時報於智海禪刹。爾時

護法論

四二

居士默處一室了照幻境鉄輪旋頂身心泰定明鑑
兩淚悲泣慙懃三請大悲居士佛法外護付與王臣
今此衆生流浪苦海貪怖生死迷惑因果惟願居士
作大醫王施與法藥居士曰善哉善哉汝乃能不遠千
里為陳氏子諮請如來無上秘蜜甚深法要諦聽吾說
持以告之善男子太虛寂間妄生四相積氣為風積
形為地積陽為火積陰為水建為三才散為萬品一
切有情水火相摩形氣相結以四小相具四大界因
生須養因養須財因財須聚因聚成貪因貪成競因
競成瞋因瞋成恨因恨成愚因愚成痴此貪瞋痴諸

佛說為三大阿僧祇劫人於百年劫中或十歲二十
歲或三十四十歲或五十六十歲或七十八十歲各
於壽量自為小劫於此劫中而欲超越不可數劫譬
如蚯蚓欲升煙雲無有是處諸佛悲愍開示檀波羅
蜜大方便門勸汝捨財汝財能捨即能捨愛汝愛能
捨即能捨法汝法能捨即能捨意汝意能捨即能捨
身汝身能捨即能捨心汝心能捨即能契道昔迦葉
尊者行化有貧媪以破瓦器中潘汁施之尊者飲訖
躡身虛空現十八變貧媪瞻仰心大歡喜尊者謂曰
汝之所施得福無量若人若天輪主帝釋四果聖人

諸法論 四十八
及佛菩提汝意所願無不獲者媼曰正求生天尊者
曰如汝所欲過後七日命終生初利天受勝妙樂又
爾賓國王在佛會聽法出眾言曰大聖出世千劫難
逢今欲發心造立精舍願佛開許佛云隨尔所作爾
賓持一枝竹插於佛前曰建立精藍竟佛云如是如
是以是精藍容法界以是供養福越河沙鑑來為
吾持此二說歸語檀越善自擇之汝父所建堂室廊
廡比一器潘得福甚多生天受樂決定無疑若比爾
賓國王插一枝竹乃能含容無量法界汝欲進此聽
吾一偈一竿脩竹建精藍風捲鯨鯢入海南惡水澄

來成第二鈍根嗟過問前三於是明鑑踴躍信受歸
告其人業集緒言刻以為記
永安院僧堂記

古之學道之士灰心泯智於深山幽谷之間穴土以
為廬紉草以為衣掬溪而飲煮藜而食虎豹之與鄰
猿狙之與親不得已而聲名腥薌文彩叢露則枯槁
同志之士不遠千里畏糧躡屨來從之遊道人深拒
而不受也則為之樵蘇為之春炊為之洒掃為之刈
植為之給侍奔走凡所以効勞苦致精一積月累歲
不自疲厭觀師具而愍之賜以一言之益而超越死

生之岸鳥有今日所謂堂殿宮室之華床榻卧具之
安穩幄之溫簟席之涼翹備之明巾單之潔飲食之
盛金錢之饒所須而具所求而獲也哉嗚呼古之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因永安禪院之新其僧堂也得以
發吾之緒言元祐六年冬十一月吾行郡過臨川聞
永安主僧老病物故以堯率從悅之徒了常繼之常
陞座說法有陳氏子一歷耳根生大欣慰謂常曰諦
觀師誨前此未聞當有淨侶雲集而僧堂狹陋何以
待之願出家資百萬為衆更造明年堂成高廣宏曠
殆甲江右常遣人來求文曰公迫常於山而及此也

幸卒成之吾使謂常擊鼓集衆以吾之意而告之曰
汝比丘此堂既成坐卧經行惟汝之適汝能於此帶
刀而眠離諸夢想則百丈即汝汝即百丈若不然者
昏沉眠睡毒蛇休心暗冥無知晝入幽壤汝能於此
跏趺宴坐深入禪定則空生即汝汝即空生若不然
者猕猴在檻外觀樞栗雜想變亂坐化異類汝能於
此橫經而誦研味聖意因漸入頓因頓入圓則三藏
即汝汝即三藏若不然者春禽晝啼秋虫夜鳴風氣
所使曾無意謂汝能於此闕古人語一見千悟入紅
塵裏轉大法輪則諸祖即汝汝即諸祖若不然者狗

建法輪

前文
乙

齧枯骨，鳴啄腐鼠，敢喙呀唇，重增飢火。是故析為垢，
 淨列為因果，判為情想，感為苦樂，漂流汨溺，極未來
 際，然則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汝
 等比丘，宜知之。汝能斷毗盧鬘，截觀音臂，割文殊目，
 折普賢脛，碎維摩座，焚迦葉衣，如是受者，黃金為瓦，
 白銀為壁，汝尚堪任何況。一堂戒之勉之，吾說不虛。
 了常語，然悅老十餘年，盡得其末後大事，蓋古德所
 謂金剛王寶劍云。元祐八年壬申歲十二月十日南
 康赤烏觀雪夜擁爐書以為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
 雨風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固有參貳與
 天為徒，重念冠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
 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紛糾，儲充塞下，上吊奠靡
 至，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
 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
 雄氏之教為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浮圖來復等十人，詣于南京，命欽
 天監臣差以穀，且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不建廣
 薦法會。

上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勅中書移文於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諸幽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

爽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前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

卿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拜拜燎香于鑪復拜拜躬跡疏已授禮部尚書陶

凱凱捧從黃道出午明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

至將山天界總持萬金及將山主僧行容率僧伽

千人持香花出迎萬金奉疏入太雄殿用梵法從
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
癸亥日時加申諸淨圖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播玉珪上殿面太雄氏北向立羣臣各

衣法服以從和聲即舉悅佛之樂首奏善世曲

上拜拜迎羣臣亦拜拜樂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鄉奠幣復拜拜樂三奏巡慈曲相以悅佛

之舞舞十人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

水或青蓮花水桃暨名殊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

以節

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拜拜亞終二獻

同其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進饌樂四奏曰法喜
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羣臣退諸淨圖旋繞大雄氏寶座演梵咒
三周以寓攀駐之意初獻山左地成坎六十漫以
聖至是冷軍卒五百負湯寶之湯蒸氣成雲諸淨
圖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
三解脫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步壇南向坐使者北向跪受

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

詔已引入殿致參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初
受毘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出供解所解九

四十有九命關黎師咒食之時夜已半禮將畢

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拜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拜羣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太次解嚴羣臣趨出灑聞前事二日凄風成寒

飛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

鑾輅一至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恭對越不違尺尺俯伏拜跪

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庭諸威神衆拱衛圍

遶下逮冥靈來飲來饗煮蒿悽愴聳入毛髮

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肆惟

皇上自臨御以來即

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哀於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為賢澤及朽骨而況於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

鬼作禍曰

皇上好生之仁流行無際將不問於顯幽誠與天地

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哉祠部郎中西夏李頌主事浦陽張孟兼南譙蔡秉彝東武咸拾職專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揚

聖德於用極同請瀆為之文瀆以老病固辭弗獲既

為其列行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
皇鑒孔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伸一歸至和同符太鈞
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浸湯摩白日為薄孰靈匪人流血泥若積屍橫縱委溝溢整

之朝政不正故亂興

霜月凄苦涼颼酸嘶荒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
人似聞夜啼鑄鐵為心寧免涕淚冥冥幽冥中巨惡
惟我カ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潛宵不
遑寐爰啓靈場豁被蒙翳
皇輿再臨稽首大雄遙瞻猊座如覲眸容香疑霧
黑鎧類星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鐘
鬼宿渡河夜漏將半懿輪羽懂其集如霰神池潔
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還清淨觀
廼陟秘殿廼覲慈皇聞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
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

法筵設食厥名為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
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
鴻恩既廣氛氳全消乾坤清夷日光昭曜車瑞
協玉燭時調太庭擊壤康衢列謠
惟佛道弘誓按羣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太史載文永
垂來裔

是歲夏四月戊寅朔金華宋廉謹記
佛樂章八曲

善世曲迎佛
體虛凝兮真常妙應化兮無方格崇進兮日吉辰

法苑珠林

良禮孔修兮眇躬齊莊自眷眷兮遙望感必通兮
在誠紫磨軀兮白玉毫光駕雲車兮旌幢侍傍騰
閻浮兮斯格仰盛容兮洋洋

昭信曲獻香真角

維此妙香五分普熏 箇箇斯實有玄有纏物微禮
具敬奉慈尊庶祈鑒只展我殷勤

延慈曲初獻供

序連先饋純陀後供進茲餽饌間奏鼓鐘 四器斯
潔黍稷惟豐無遠弗届至誠乃通

法喜曲亞獻供

行風廣被春日咸熙天人共仰顯幽靡遺豈惟華

竺單及島夷因齋以頌於禮收宜

禪悅曲終獻供

禮誠在敬三獻靡加釋尊燕喜樂奏無譁明徵瑞
應昭著光華冥幽溥濟蒙被禎嘉

徧應曲徹豆

饒馨既散邊豆尚列始終匪懈肅雍以徹禮文有
序樂舞有節洋洋在上無意弗達

妙濟曲送佛

赤其臨兮優游俄復去兮難留八部從兮如毛儼
先後兮靈輻凝睇兮夷猶真慈雲兮遐周

善成曲望燎

瞻燎于西，祥焰騰空。維饌與帛，遍達靈宮。仰慈于
玄，祀禮有終。企而騰之，大地真風。

三教聖人其設教，殊然於化。入遷善去惡，則其道一也。故
曰為教不同，歸於善。若夫超出世間，明了生死，則惟佛氏之
孝無。居士得堯率悅，公不傳之旨，以太辨才縱橫演說，猶
慮去佛既遠，邪見者多，不知向上之宗，妄有謗訕之語。護
法之論，所由作也。聞建寧高仰山古梅禪師弟子慧欽遊方，
時得此論，乃与住持智了及諸上士謀之，命工綉梓以廣其傳。可
謂善用心矣。斯論一出，人得而覽之，殆貪貪而得宝，暗而得灯，
真所謂護如來正法之金湯，斬邪見稠林之利劍也。後世之士，苟未達
無尽之閻奧，臻無尽之造詣，妄以存佛為高，以要譽時流，聾鼓
孝者，寧不自愧於其心哉。然為其徒者，不能致力於佛祖之道，亦独

法苑珠林
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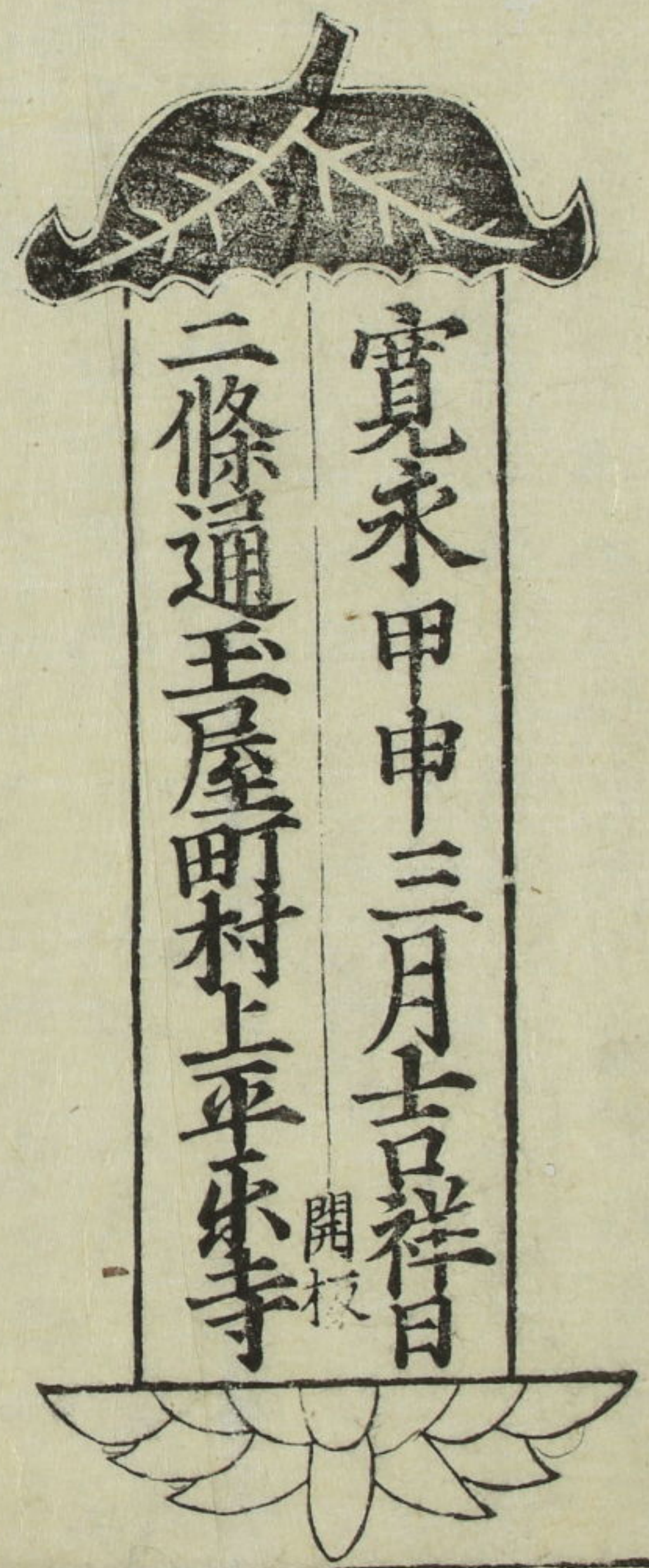
無愧乎哉吾嘗宴坐窅然心境混融紛然而作不淪於有泯然而
消不淪於无語大則天下莫能載語則天下莫能破語有智者其
猶有所未及也然後乃知凡可言者皆可言毀者特其道之粗耳至
若實際理地清淨妙明凝然湛然了无一法則又果何所毀果何
護哉慧鈔乃欣然請書以為後序云了字徹堂飽參來歸據
席說法欽字肅菴清心苦行不私於己皆足以恢弘古梅之道
并識之至正五年二月既望前奎童閣侍書李士翰林
侍講李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虞集
微笑寫書



衢城天寧住山紙衣端文捨衣資
井募公緣重刊印施

昔尚書令何尚之答宋文帝云百家之鄉十人
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
百人和睦推而廣之雖四海之大比屋可封後世
士大夫黨同伐異昧於審擇不知
佛法與
王化相為表裏方以罵佛法名為已任甚至比之
於楊墨吁其亦不思而已矣獨趙中無盡居士
挺拔於羣議之表倡為此論通方達士率多其
知言夫以無盡之賢寧忍忍叛儒而任佛耶蓋理之
所在不容自欺其心取舊故湮沒重為毀梓庶先

哲外護之書不與歲月同化焉爾延祐三年丙辰正月望日幻住沙門 明本題



寬永甲申三月吉日

二條通玉屋町村上平樂寺

開板

長徳本

